

市场星报

阅读周刊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猩语大师”书写贡贝森林的故事

“当我与黑猩猩对视时，一个正在思考与推理的个体也在回望着我。”这是珍·古道尔在影片《珍》中的一句话。

这部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2017年推出的纪录片，详细记录了这位动物行为学家在非洲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的身影。1960年，26岁的古道尔首次奔赴贡贝保护区（后升级为贡贝国家公园），与黑猩猩群体亲密接触，此后便是38年的野外科研究生涯。在踏足贡贝保护区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古道尔就完成了两项轰动世界的发现：黑猩猩并非素食主义者，以及它们会使用工具。后者直接重塑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定义边界。

纪录片中，穿着标志性卡其色短裤与绿色衬衫的年轻学者，此后成了国内中学生物课本中“黑猩猩的朋友”“古道尔奶奶”。她引领的贡贝黑猩猩研究项目进行了65年，至今未停。她也是珍·古道尔研究所创始人、联合国和平使者。在生命的终末，她仍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演讲台，讲述着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的议题。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巡回演讲期间，古道尔因自然原因离世，终年91岁。

真正的“猩语大师”

从坦桑尼亚西部核心城市基戈马出发，乘船约4小时，便能到达贡贝国家公园。行走在贡贝溪畔的游客，常能听到森林深处突然爆发的某种呼喊声。这喊声始于一串低沉的号召，很快，其他十几个相似的声音应和叠加，逐渐昂扬，直至成为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

这是黑猩猩群体的一种仪式，参与者可以通过声音风格来辨别彼此。演讲时，古道尔常会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并告诉听众这些声音表达的意思。有善意，有愤怒，也有哀伤。

将自己视作黑猩猩群体的一员，也许是古道尔研究最离经叛道的注脚。1934年出生于伦敦的古道尔，从小就喜欢动物，有一张和黑猩猩玩偶的合照广为流传。宿命般地，她在1957年的一次非洲之旅中结识了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路易斯·利基，后者是剑桥大学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利基得知古道尔没有本科学位，但仍被这个熟知各种野生动物习性的姑娘打动，推荐她去贡贝保护区研究黑猩猩。于是，古道尔被剑桥大学接纳，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本科学位便获准攻读博士的人之一。

为了打入黑猩猩内部，1960年7月，古道尔直接开启丛林生活，住简陋帐篷，在溪流中洗澡。黑猩猩对擅闯领地的不速之客抱有极强的戒心，也曾对她发起攻击，但古道尔通过效仿黑猩猩呼声和动作来与之沟通，与它们吃同样的果

子。就这样坚持数月，黑猩猩的攻击意图几乎消失了。她终于成了一只“白猩猩”。

最先对她释放善意的黑猩猩，古道尔叫它“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她喜欢按照特征为研究个体起名字，而不是用传统的编号，从而与每一个个体都建立起情感联结。这样的研究行为在学界引发了长久争议，反对者认为其违反了科学研究中立、客观、理性的原则，且侵入式研究对动物群体本身的习性可能产生影响，进而造成结果的偏差。

但不可否认的是，古道尔的研究拿到了所有中立观测者都未曾接触过的一手材料。在对“灰胡子大卫”的观察中，古道尔发现它会去掉植物茎秆上的叶子，将其插入蚁穴“钓”白蚁。彼时，“使用工具”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铁律之一，古道尔的发现直接将其抹去。利基面对这一发现时也惊呼：“现在我们要么重新定义人类，要么重新定义工具，否则就得接受黑猩猩也属于人类。”

基于在贡贝保护区5年的研究，古道尔于1965年完成论文《贡贝保护区自由生活黑猩猩的行为》，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古道尔陆续发现了黑猩猩群体之间的战争、同类相食、互相梳理皮毛联络感情、久别重逢后搂抱亲吻等秘密。于是人们知道，黑猩猩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超出想象的相似性。

古道尔掌握的黑猩猩所用词语超过400个，是真正的“猩语大师”。她在2002年的一次TED演讲中说道：“我们终于明白，人类与动物之间，从来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她也向听众带来了来自坦桑尼亚的问候——一连串“呜呜呜”的叫声。那是她在模仿黑猩猩和同类打招呼。

“那个拥抱”

古道尔离世后，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递哀思，其中转发最多的一条视频，是古道尔2013年在刚果共和国的一个工作切片，被网友们称为“那个拥抱”。

视频里，她和团队正在放生一只从非法野味贸易中解救出的黑猩猩。爬出笼子后，黑猩猩在陌生的丛林环境逡巡几步，靠近饲养员，似在表达不舍，然后爬回笼子上方，伸手抱住了古道尔。这个拥抱持续了十余秒。

“没人知道它当时会想要做什么……这个拥抱所蕴含的温度让我铭记终生。”古道尔在视频中说道。

博士毕业后，古道尔回到丛林，在贡贝保护区建立了专门针对黑猩猩的研究中心。在一次跨越保护区上空的飞行中，她目睹了这片狭小林带正被村落包围蚕食，以及村落中贫穷绝望的民众、毁林后裸露的山地。她逐渐认识到，动物保护不能只谈科学，而是要先修复公众意识。

以研究中心为基础，珍·古道尔研究所于1977年成立。贡贝国家公园成了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全球保护中心。该机构在全球设有20多个办事处，其在非洲开展的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和发展项目已成为该类项目的标杆。

“根与芽”则是珍·古道尔研究所旗下的全球



青年项目，始于1991年。那年的一个午后，古道尔在自家后门廊道上和十多名坦桑尼亚当地青少年会面，谈论他们亲历的保护项目、遇到的棘手事件和关于未来的担忧。这群青少年便是“根与芽”初创团队的一部分。目前，该组织在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上万个活动团体，激励了大量年轻人参与环保事业。

古道尔一生创作了超过27本成人和儿童读物，并出现在众多纪录片和电影中。2019年，《国家地理》杂志开办“成为珍”巡回展览，聚焦她的毕生创作，目前仍在美国各地巡展。她的最新作品《希望之书：艰难时期的生存指南》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她个人所获奖项和荣誉也不可胜数，包括在200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

作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古道尔总是被问及“它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这类问题。“希望不代表坐在那儿一厢情愿。”在她眼中，希望是长长的黑暗隧道尽头的一颗小星星。“坐在隧道口指望希望降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加油干……爬过去，钻过去，绕过所有横在我们通往那颗星星之间的障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古道尔每年都有超过300天在外奔走游说，访谈、演讲、合作项目无数。耄耋之年的她，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常常都是跑步前进。不知何时，英国当地媒体开始称她为“奔跑的特蕾莎修女”。直到生命最后，她仍在为一个跨越民族、宗教乃至物种的信念而奔跑着。

如今，人们已很难将古道尔定义为一位只为动物发声的保护者了。贡贝国家公园周围村落的长老和群众都曾对媒体表示，珍·古道尔研究所在本地开展的工作帮助他们提升了收入，改善了医疗和教育状况。“黑猩猩的朋友”心中的天平，似乎早已向人类方向倾斜。

不过，与成为环保主义者之后的人生相比，古道尔和黑猩猩共度的时光还是更让她惬意。珍·古道尔研究所建立初期，在和坦桑尼亚政府官员探讨耕地保护政策时，古道尔曾说：“我毕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贡贝森林中度过的呀！”

据《中国新闻周刊》